

人间世社编：

二十今人志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上海书店印行



DFLB/24

志人今十二

書叢世間人

司公書圖友良海上
年四十二

1093760

十二人志

每册四角

編者 人間世社

發行人 余漢生

發行所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印刷者 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复 印 说 明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辑集我国现代文学史上各社团、流派、著名作家的流传较为稀少的著作，以及作家传记、作品评论、文学论争集等，依原样复印，供研究者参考。

本书所收二十篇短文原刊登于《人间世》半月刊“今人志”栏，由著名作家刘太杰、沈从文、曹聚仁、废名、苏雪林、许钦文等撰写，分别介绍了胡适、老舍、庐隐、徐志摩、李叔同、章太炎、周作人、齐白石等文艺界著名人物，后由人间世社结集成单行本。据良友图书公司一九三五年初版本影印。

中国现代文学史参考资料

二十今人志

人间世社编

上海书店印行

（上海福州路401号）

宝山东方红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印张5 插页12

1986年7月第一版 1986年7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

J165·1 定价1.50元

本書編例

本書所選材料完全由本公司所出版之人間世半月刊「今人志」欄內抽出次序亦以在人間世發表時之先後爲標準第二十七期後并未選入特此聲明

目錄

吳宓·····	譯文
胡適之·····	譯文
老舍·····	王斤役
黃廔隱·····	劉大杰
徐志摩·····	譯文
孫大雨·····	沈從文
李叔同·····	曹聚仁
劉復·····	迫迂
楊丙辰·····	迫迂

章太炎.....曹聚仁

周作人.....廢名

林琴南.....蘇雪林

嚴幾道.....嚴秋廬

朱湘.....羅念生

張伯苓.....王石逸

齊白石.....无病

梁漱溟.....李競西

陶元慶.....許欽文

劉大白.....受仲

王靜安.....玉李

吳窓

世上只有一個吳雨生，叫你一見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紹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還得介紹才認識，這種人面貌太平凡了，沒有怪樣沒有個性，就是平平無奇一個面龐。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稟賦，恢奇的像一副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發性，面是瘦黃，鬚鬚幾有隨時蔓延全局之勢，但是每晨刮的整整齊齊，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

膊子上及一副像枝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

頭既昂起，背又挺直，兩生看來是有莊嚴氣象。他對於自己的學問是有相當的抱負，而他的好友也視他爲一位天真淳樸的人物。他爲人慷慨豁達，樂爲善事，每爲人所誤會，待人接物，每偏於忠厚，而對於外間之臧否也不能漠然。因此兩生的心靈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悵惘咨嗟，便是在發憤著作。他雖極崇拜哥德，但他却未達到哥德所稱羨『不慌不輟』(Ohne Hart, ohne Past)的境地，這也如但丁吟着“*Io fui giubetto a me delle mie case*”(我把我的廂房當做我的一架刑枷)一樣的未能達到這種境地。

世上有一種人，永遠不知所謂年少氣盛是怎麼一回事。兩生就是其中一個。雖然已年滿四十，他看起來總在三十與百歲之間，他待人以寬，待己却甚嚴。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個人。容貌非常端肅，對事非常認真，

守己非常嚴正。但是仍不能令人望之生畏。

兩生現在清華大學西洋文學系當教授。此外曾主編學衡及大公報文學副刊，後者到最近才辭職。

兩生的教書，師道可謂無間然，只是在敗迪後生的靈感有點缺憾。他照時上課，一秒不差；預備講義，毫不敷衍。別人也許帶了書本將要引用的一段文字念給學生聽，兩生却無論那段文字怎樣長，非先自背誦上口不可。他的闡揚發揮處是井井有條：甲，乙，丙，丁這樣下去。有點乾燥，是的，但總不會空疏。他不像另一種教員，說的天花亂墜，結果不知所云，他所云的都有個內容，或有錯誤但斷不空疏。他總不依違兩可，他的是非非常堅確；換言之，就是不怕有固定的意見。關於記問的事實，尤其是那一類在百科全書及各種類書可以檢得的事實，他百無一誤。只在見解

上面，我們可以抓到他的毛病。在這種地方，雨生露出他的弱點，但是這個弱點，病不在論理不明或者立意不誠，病在他人文主義的立場——而且是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的立場。雨生不幸，墜入這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圈套。現在他一切的意見都染上這主義的色彩。倫理與藝術怎樣也攪不清。你聽他講，常常莫名他是在演講文學或是在演講道德。

雨生辦學衡，一切立論與胡適正相反。學衡明明是大張旗幟以與白話文學反抗。而保守舊有生活的。反抗是失敗了，但是其勇氣毅力是可嘉的。他編文學副刊之勇氣毅力也是一樣的可嘉，他要叫中國讀者注意西洋文學之史實，而不僅撿拾那文學的皮毛，史實，年月，數目，這是多麼乾燥乏味。現代人所要的是趨時喜新，隨波逐流，撿拾這文學潮流上之泡沫草穢——Dowson, Baudelaire, Vary Virginia Woolf, Aldous Huxley 等

等。在現在時代，像雨生那樣孜孜叫人研究Homer, Virgil, Dante, Milton 雅典文學，就要遭人不齒。

悲哉雨生，你是那樣孤芳自賞，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生對自身也沒有了解。他立論上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却是澈頭澈底一個浪漫主義者。雨生爲人坦白無偽，所以此點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見。人家知道他是崇拜拜倫的，并且曾摹倣Childe Harold寫過一篇中文長詩。這種矛盾，讓別人看了不自在，他却處之泰然。

每回我想起雨生。就想起他的苦笑的容貌及他清華大學里淨樸的書齋及那被他的窗幔擠出的外邊一片風華穠麗的野景。也許是我自己在癡想，但我常疑心着，如果他肯拉開窗幔，憑眺那野景或是勿再矜持，放心怡情的賞那風華穠麗的一片野景，也許他生活上不至那樣不安，而面容上也不

至那樣苦笑了。

—— 譯自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

胡適之

適之綽號『胡大哥』並非偶然。梁漱溟多骨，胡適之多肉，梁漱溟莊嚴，胡適之豪邁，梁漱溟應入儒林，胡適之應入文苑。學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適之是決不能做隱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難於分類，也大可不必分類。我想六分學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羅撒遜留學生，約略可以盡之。也許加了三分學究氣，減了三分才子氣，適之的應酬可以少一點，學術著作可以豐富一點，但如此便少了一團藹然可親之氣，而不成其爲胡大哥。

了。這却何苦來！這一股才子氣，又被他六分的學究氣壓下，所以若稱之爲『風流才子』也不甚適用，因爲他的立身行世，也頗謹嚴，如對冬秀之始終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適之對女子，又不是像漱溟，兩生那樣一副面孔。在女子前獻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這是許多學者所不會而是適之的特長。見女生衣薄，必下講台爲開課室窗戶，這是適之的溫柔處，但是也不超過盎格羅撒遜所謂『紳士』的範圍。用這種體貼溫柔於同輩及少輩，『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適之爲人好交，又善盡主誼。近來他米糧庫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總算公開的了。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滿意歸來。窮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他肯修書介紹；問學者，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

者，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到了夜闌人靜時，才執筆做他的考證或寫他的日記。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書。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氣色雖然不甚紅潤，不像養尊處優的老爺，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馬相，只有一點青白氣色，這大概是他焚膏繼晷燈下用工之遺蹟。衣服雖不講究，也不故表名士氣。一副相貌，到可以令佳人傾心，天平是那麼高，兩眼是那麼大，光耀照人，毫無陰險氣，嘴唇豐滿而常帶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極敏，你說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聲不是像豈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適之所以不能成爲詩人就是這個緣故。在他呵呵笑的聲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們看不見他的魂靈深處。他不像志摩，不會有沉痛的悲哀，與熱狂的情緒。在那眼光中，我們看出理智的光輝，那兀突不定的嘴唇，

也老是閃過機智者會心的微笑。這樣是不合做詩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順明暢，像一泓秋水一般，晶澈可愛，却很少波瀾曲折，闡理則有餘，抒情則不足。人還是規矩人，所以文也老實。布風說過『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於厚重穩健，非近於犀利急進，他的觀點是演化的（即所謂歷史癖）非革命的（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在此種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羅撒遜的素養。丁在君，胡適之都是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於是『高等華人』的徽號便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羅作家，甚至在一切急進派作家眼光中，這種紳士氣是極討厭。但是，適之的態度，是極誠懇極負責的。這從他的刊物名稱『努力』可以看出來的。他這種態度，使他常傻頭傻腦作文章，見要人，向一般急進派所認為根本無望的官僚軍閥作勸告，不免太不脫化。然而在這好人極少的中國中，我們不